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在东北，最合适坐绿皮火车去旅行，因为每一个东北人都是调侃高手，一节车厢，就是一场文艺演出。坐绿皮火车，夏天太热，因为没空调，冬天却是再好不过，人挤人，瓜子花生烧酒，一路烟尘味儿伴着唠嗑声，热火朝天。所以，冬天度假，适合去东北，并且，要坐绿皮火车，去那些有着如雷贯耳的名字却从未见识过它们的真面目的小城。

自然先要从崭新的哈尔滨站出发，土黄色墙壁绿色圆顶东正教堂正对着北广场。进站前一定要先为自己买一瓶矿泉水，因为，一旦进入那栋俄罗斯风格的庞大建筑，就再也没有一处拉拉杂杂小打小闹的店铺，没有便利店，没有面馆、包子铺、快餐厅，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像一个高雅的贵族，还是患了洁癖的，不食人间烟火。

然而，别急，忍一忍，一旦检票上了那列绿皮火车，活色生香的凡俗人生立即回归。你捏着车票找到自己的座位，你发现已经有年轻人一枚安坐，跷二郎腿勾腰剥花生，俨然主人姿态。当然，他一定会

我读的第一本能叫做“掌故”的书就是大名鼎鼎的《安持人物琐忆》，第二本是偶然买到的《听雨楼随笔》。瞿兑之先生在一九六四年为《听雨楼丛谈》作序中提到了什么是“掌故”。

“随笔涉及的资料大都是人物故事、风俗制度之类，这些在正式的史书上往往不易看见，而在读史的时候又必须用作补充，于是从随笔中发掘资料，再将资料联贯组织起来，然后又用随笔的形式献给读者，这就成为掌故学”。他看掌故的意义，提到“在中国的史书中，往往只看见兴亡大事的记载，或者官式的表面记录，而当时人们实际上是怎样活动的，只有从其他的来源中才能体会到。这就使得从事掌故学的人负起相当重的责任了”。

他提到古代，文人将有平日所见所闻以随笔的形式记录下来，有的是已经组织起来的，有的则是零星的，并无意作成文章。在他看来，“文章的真意味就在此。”这类“随笔”就是“掌故”，有曹丕的《典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欧阳修的《归田录》、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洪迈的《容斋随笔》等。记得初次造访百里溪，我向郑重先生汇报读《容斋随笔》的一些心得，郑老提到毛主席就喜欢读这本书，他往读过其中的一些记载，再回过头来查《二十四史》中的记录。后又有朋友告知，他见过一本《容斋随笔》的封面就是主席阅读该书的照片。

《安持人物琐忆》，是民国大篆刻家陈巨来所记



太平盛世 (篆刻) 陆康

抬头，他也一定会发现这个座位真正的主人如期莅临。然后，你一定不会想到的是，他脸上立即堆起笑容，就像小舅子见到了大姐夫，欠身挪屁股满嘴喷花生香：来来来，坐，坐，挤挤，咱挤挤……你是被他硬拉着坐下的，很客气，很热情。你屁股刚落座，他就展开一条手臂把你的肩膀勾住了。三个人的座位四个人坐，不勾住你，你一定会一咕嚕掉下地去的。

你本想发作，严正告诉他：请您站起来，让一让，这是我的座位。如果他还不肯，那你就准备用更为严厉的语气告知他：你这是霸座！我要找列车长！可是，你看见他小舅子般的笑容热烈绽放，以及他温暖的手臂揽住你的一瞬间，你开始犹豫，要如何做，才能有礼有节而不失体面地拒绝他热情友好无私的身体和心理接触？

火车开始移动，站台节节后退，车窗外掠过皑皑白雪覆盖的房屋，然后，从林山峦浸染的素白寒意，透过玻璃窗耀着了你的眼。你还没想出如何表达自己的不满，如何把座位完全夺回，如何让自己的整个臀部

怎样读掌故

施之昊

录下的书画篆刻类故事，书上留下了人物的生卒年与籍贯。这是我读掌故的第一大收获，也是读懂读通掌故所要具备的“第一素养”。当然还要熟记这些人物的字号、斋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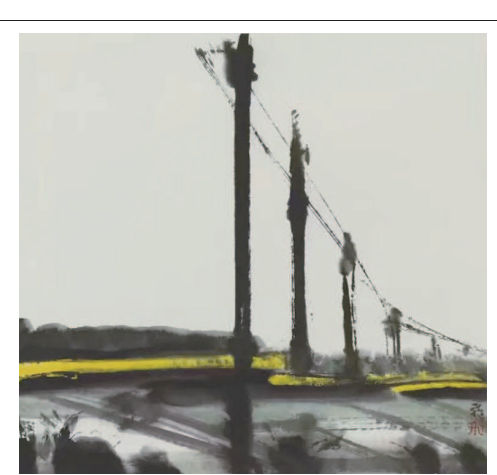
认识了人，下一步就是认识人物间的关系。夫妻、父子关系自然是最基本的。之后就是丈人与女婿、舅舅与外甥等。就书画收藏而言，梁鸿志曾收藏三十三张宋人手迹，时称“三十三宋”，其东床快婿朱省斋也是书画鉴定的能手，曾为张大千在日本收购不少书画精品，旷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就是经其手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纸上得来终觉浅”，还要把“掌故”同自己生活相联系。上海有一家吃北京烤鸭的店还算红火，近日得知原来店招为王世襄先生手泽。当年启功与王老聚会，王老每每会教训饭店厨师，启功就说“我们不是听你来教训厨子的”。不知这家店的厨子是否被王老教训过。

我们常讲：“人如其名，文如其名。”我出生的年代，每家子女都多，为小孩起名考虑吉利一点或者紧跟时代特征，因此，出现同姓名是不足为奇的事。打从我记事起，叫“建国”、“建军”、“国庆”、“建华”的就特别多，有的是同名不同姓，有的是同名同姓，常常喊一嗓子，好几个一起回应，非常有趣。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叫“国庆”的，以及我与叫“国庆”的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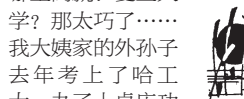
我读小学时，班级就有两个叫“国庆”，一个长得高，一个长得矮，初时老师和同学们没有注意从称谓上进行区别，上课点名回答问题和课间做活动时，曾闹出了不少笑话，后来大家把高的叫“大国庆”，矮的叫“小国庆”，“乌龙事件”就越来越少了。

我堂叔也叫“国庆”，与新中国同龄，那时给他取名字，家族长辈一致同意叫“国庆”，建国之初叫“国庆”特有纪念意义。后来我当兵的时候，一战友也叫“国庆”。年龄与我相仿，怎么也叫“国庆”？相处久了始得知，原来战友的父亲是出生在1949年，子继父愿，看来叫“国庆”的，不一定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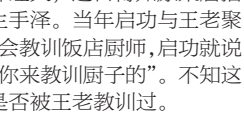
松江 (中国画) 鹿飞

都有着有落的时候，他已开始描述他窘迫而又牛皮哄哄的人生。来哈尔滨干啥？生活不易，做生意更不易，得先学会做人！现在什么最重要？改革开放最重要……大哥您是哈尔滨人？不是？哪里高就？复旦大学？那太巧了……我大姨家的外孙子去年考上了哈工大，办了十桌庆功宴。他冲你竖起大拇指：牛！好像，他参加的那场庆功宴席是你家办的，你的复旦大学，和他大姨家外孙子考上的哈工大，就是同一个老板开的连锁店。



你再撑不起一点点底气告他霸座了，绿皮车厢外面的世界是零下二十八摄氏度，你却被他搂得暖暖的，甚至，你开始剥他的花生，嗑他的瓜子了，自家院里种的向日葵，鲜甜鲜甜的。其实挤挤也挺好，暖和，热闹，满车厢的人，还有不少站着呢，哪个座位不多坐一两个人呢？就好像，一车厢人都是亲戚邻居，一不小心，在同一列绿皮火车上碰见了。有熟人陪伴，旅途就不寂寞，时间也过得快多了，两个小时很快过去，广播报站：前方到达，牡丹江站。

多好听的名字啊！牡丹江，林海雪原，即便前一阵子网上铺天盖地报道雪乡坑游客事件，依然挡不住人们坐上绿皮火车，去一趟白雪覆盖的地方度假的兴致。你也不能脱俗，网上预订，于老二家的屋，土炕烧得烫烫的，往上一躺，老寒腰都能治好，就是房费是有点贵，不比五星级酒店低。可是，这年头，坐上高铁一样到达终点，在宾馆里吹着空调吃大餐，又有什么稀罕的呢？你要的，不就是柴火烧的土炕的干燥暖？你要的，不就是那种热乎乎的，绿皮火车的旅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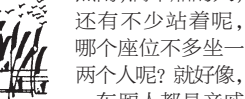


本想都不要想，因为每次点名“国庆”的都是重点关照的对象。那时大学对住校生管理比较严格，熄灯后回宿舍的，门卫大爷都要登记，每遇到叫“国庆”的，光登记一个名字还不行，门卫大爷还要登记班级和籍贯，用大爷的话说，叫“国庆”的太多，想蒙混过关在这里是行不通。正是有了一些特殊要求，印象中叫“国庆”的，大多成绩都不赖，或许得益于从未旷课吧，我记得毕业时学校就有好几个叫“国庆”的被保研或考上研，成为当时学校的一段佳话。

一个时代，一个风向，引领一种潮流。现在的家庭给小孩取名越来越考究，过于大众化的名字越来越少了，同名同姓较之过去也少了很多，不过那些年围绕我身边叫“国庆”的同名同姓或同名异性带来的烦恼事、意外事、有趣事、高兴事，大概也就少了许多。

“国庆”同学遇到的事。那时专业有好几个叫“国庆”的，每次集中上大课点名时，老师一呼“国庆”者，答“到”者从不同角落里站起来，后来老师在“国庆”者前面加上省份，如湖北“国庆”、江西“国庆”之类，如果来自同一省份的，就再加大小之分，想冒名顶替逃课的，叫“国庆”的基

都有着一个落的时候，他已开始描述他窘迫而又牛皮哄哄的人生。来哈尔滨干啥？生活不易，做生意更不易，得先学会做人！现在什么最重要？改革开放最重要……大哥您是哈尔滨人？不是？哪里高就？复旦大学？那太巧了……我大姨家的外孙子去年考上了哈工大，办了十桌庆功宴。他冲你竖起大拇指：牛！好像，他参加的那场庆功宴席是你家办的，你的复旦大学，和他大姨家外孙子考上的哈工大，就是同一个老板开的连锁店。



你再撑不起一点点底气告他霸座了，绿皮车厢外面的世界是零下二十八摄氏度，你却被他搂得暖暖的，甚至，你开始剥他的花生，嗑他的瓜子了，自家院里种的向日葵，鲜甜鲜甜的。其实挤挤也挺好，暖和，热闹，满车厢的人，还有不少站着呢，哪个座位不多坐一两个人呢？就好像，一车厢人都是亲戚邻居，一不小心，在同一列绿皮火车上碰见了。有熟人陪伴，旅途就不寂寞，时间也过得快多了，两个小时很快过去，广播报站：前方到达，牡丹江站。

多好听的名字啊！牡丹江，林海雪原，即便前一阵子网上铺天盖地报道雪乡坑游客事件，依然挡不住人们坐上绿皮火车，去一趟白雪覆盖的地方度假的兴致。你也不能脱俗，网上预订，于老二家的屋，土炕烧得烫烫的，往上一躺，老寒腰都能治好，就是房费是有点贵，不比五星级酒店低。可是，这年头，坐上高铁一样到达终点，在宾馆里吹着空调吃大餐，又有什么稀罕的呢？你要的，不就是柴火烧的土炕的干燥暖？你要的，不就是那种热乎乎的，绿皮火车的旅途？



本想都不要想，因为每次点名“国庆”的都是重点关照的对象。那时大学对住校生管理比较严格，熄灯后回宿舍的，门卫大爷都要登记，每遇到叫“国庆”的，光登记一个名字还不行，门卫大爷还要登记班级和籍贯，用大爷的话说，叫“国庆”的太多，想蒙混过关在这里是行不通。正是有了一些特殊要求，印象中叫“国庆”的，大多成绩都不赖，或许得益于从未旷课吧，我记得毕业时学校就有好几个叫“国庆”的被保研或考上研，成为当时学校的一段佳话。

一个时代，一个风向，引领一种潮流。现在的家庭给小孩取名越来越考究，过于大众化的名字越来越少了，同名同姓较之过去也少了很多，不过那些年围绕我身边叫“国庆”的同名同姓或同名异性带来的烦恼事、意外事、有趣事、高兴事，大概也就少了许多。

“国庆”同学遇到的事。那时专业有好几个叫“国庆”的，每次集中上大课点名时，老师一呼“国庆”者，答“到”者从不同角落里站起来，后来老师在“国庆”者前面加上省份，如湖北“国庆”、江西“国庆”之类，如果来自同一省份的，就再加大小之分，想冒名顶替逃课的，叫“国庆”的基

周末闲暇在山东中路汉口路路口上的“申报馆”喝茶。忽然接到一通电话，朋友笑着在听筒那边说：“快来看两把扇子，在新闻界讨生活的人肯定感兴趣，史量才家的玩意儿。”《申报》之于上海的意义，远非一张薄薄的新闻纸那么简单。直到现在，很多老上海人仍习惯把报纸叫做“申报纸”。而报业巨子史量才之于报人的象征意义，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人有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

眼前的“申报馆”是一栋有着西方古典主义装饰风格的5层钢筋混凝土大楼。1916年，史量才花70万银元动工兴建“申报馆”。两年后的1918年，报馆落成，《申报》搬入新楼，楼内有100余间房子，是集采访编辑、广告经营和铅字浇铸、排字制版设备一应俱全的现代化报馆，底层还设有印刷厂，安装了史量才特地从美国购置的新式轮转印报机，每小时可印四五万份《申报》。据说，新楼落成时恰巧碰上英国《泰晤士报》派高层赴《申报》参观，惊叹在远东竟然还有着和《泰晤士报》旗鼓相当的现代报馆。

山东中路南北走向，长693米，南起延安路，北至南京东路，1945年定今名。早在1843年上海开埠之时，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购入了现在山东中路南段一带的地产，后人亦习惯把那一带称之为“麦家圈”。1843年底，麦都思在“麦家圈”创办了上海第一个教会印书馆“墨海书馆”，其也是上海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现代出版社。1844年，英国医生洛克哈脱在上海老城厢办了个西医馆。1846年，他把这个西医馆迁入了“麦家圈”，扩建成了上海第一家西医院，以“仁济”命名。而现在仁济医院内几栋现代派风格的赭红色大楼，则是建于1930至1932年，彼时的仁济医院已从西医馆发展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大综合性西医院了。

山东中路的辟筑与“麦家圈”密不可分。1855年，英租界依托“麦家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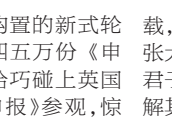
空地筑路，向北延伸，形成了现在的山东中路。以福州路为界，山东中路北段便是赫赫有名的望平街，俗称“报馆街”。当时申城的三大报《申报》《新闻报》《时报》都办在望平街上，成三足鼎立之势。此外，望平街附近还云集了20余家大小报馆。每天清晨，报贩云集，成捆的报纸从各报馆运出。若逢三大报出《号外》，到这里来打听消息的人更是站满街

山东中路上的报业传奇

沈琦华

头，热闹非凡。

《申报》老板史量才家的扇子自然是稀罕物，跑去只为一睹深闺中的玉人儿。两把成扇中一把是梅兰芳1922年赠给史量才的，扇面上他亲手画了幅“红花小鸟”，娟静雅淡。另一把是张大千1951年赠给史量才之子泳庵的。扇面上是张先生画的“苍崖问道图”，意境萧疏。史、梅、张三人相交甚早。有记载，史量才曾在望平街宴请张、梅二人，张大千向梅兰芳敬酒说：“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梅不解其意。张笑言：“你是君子，唱戏动口，我是小人，画画动手。”能把张、梅二人请到一张台子上吃饭的也只有史量才了。不仅如此，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的次日，上海各界组建“市民地方维持会”援助前线战事，史量才任会长，副会长是杜月笙。



阅读街区

毫不夸张地说，史量才是铁血时代的吟游诗人，受社会敬重，这并不是因为他手握《申报》数十万读者，而是其身任在市井心系庙堂，以传递真实之声来维系报纸的崇高声望。他说，“报纸是民众的喉舌，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1919年，史量才在美国召开的世界报业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当时美国最出名的新闻人叫阿瑟·布里斯班。有意思的是，就在那年，布里斯班出版了自己的成名作《如何当好一个记者》。在书的开头，他用康德的话表达了几乎与史量才相同的新闻理念——有两样东西，越是思考，越充满敬畏：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

看一只蝉儿在鸣叫，透明的蝉翼扇动，声音四散开来；蝉翼震动的声音与蝉身抖动的声音形成对比，一只蝉儿，也可以发出如此丰富的鸣叫声，全然不顾人们一会说它轻薄，一会说它厚重。

少年问 轻薄与厚重

戴荣里

近距离地观看一只蝉儿在鸣叫，透明的蝉翼扇动，声音四散开来；蝉翼震动的声音与蝉身抖动的声音形成对比，一只蝉儿，也可以发出如此丰富的鸣叫声，全然不顾人们一会说它轻薄，一会说它厚重。

一位散文泰斗，九十五岁了，侨居国外多年。许多仰慕者辗转打听，想一睹先生尊荣。先生避而不见，华人作家的聚会，他也坚决不去参加。就是这位隐居老人，近年杰作频发。老了，就做客厅里的一盏灯光，用时光照亮自己。他不需要再去争辩什么了，文学奖项对他还有什么吸引力？别人对他作品的评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老散文家此时最需要的是用心去感受余生的心跳，与老夫人相处的时光真好。他已经把世间的嘈杂隔绝在门外了。

我常见小区里一位每天赶着去上班的邮电工人，常常收拾起路面上的垃圾，放到垃圾桶里。有人说他太迂腐了，有人会赞美他真实在，有人说他是最善解人意的人。他似乎全然不到这些。这种人的执着，就像擂鼓声声，会悄然感染你。

十年前，我从山东正式转移到北京生存。在北京这个小圈子里感受到很多大世界。知道了很多大人物不大、小人物不小；也看到君子非君子，小人非小人。有些事情，我看得明明白白，却捂住自己的嘴，憨憨傻傻地强忍着把这一切咽到肚子里，让它们在我肚子里生根、发芽。时间是最好的催化剂，当尘埃落定，我在这样的修炼中渐渐变成一个无仇无仇的儿童了。整天傻笑着面对世界，面对那些精明的人。北京十年，南柯一梦。故乡远离，清风远去，我试着以一个儿童的自然，品味厚重里藏着的轻薄，轻薄里裹着的搬不动的厚重。

十目谈

我的名字叫国庆 责编：史佳林

明日起刊登 一组《上海地标》，责编：郭影。